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二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八

太尉李公

名顯忠字君錫綏德青潤人先名世輔

國子監賜今名

寵嘉之父任同州觀察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知鄜州贈太師陳國公謚忠壯公少不受明蔭進士二

年以軍功補初品官稍迁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

正將知同州潛爲拔復計不克遂奔夏國既而領衆歸

朝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旨揮使兼樞密院

都統制以功除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都總

管降平海軍節度使召還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

統制歲餘改選鋒軍統制陞選鋒都統制除御營先鋒

都統制兼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南西路

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以功擢侍

馬司

李宗

金極擁湏殿嚴會都督張魏公自任使

復之責以安撫使命公節制殿前司及池州駐劄復前

諸軍由淮西進宿州之敗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長

沙移撫州信州

陝道

元年召還復兗州防禦使尋復隨

州觀察使除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正祠改提挾

台州崇道觀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

六年再除侍衛馬司明年復太尉九年引病丐祠提挾

江州太平興國宮

淳熙

四年詔以提挾萬壽觀奉朝請

五年七月朔旦以疾薨于賜第之正寝年六十九

建炎二年王公庶經畧鄜延時忠壯統領本路軍馬聞金人

已入寇王俾忠壯募士硬擗忠壯難其人公年十七毅然

請行獲間者十餘人問得其情殺之梟二級以獻王公壯

其勇爲上功補初品官由是漢番蠻夷知名屬盜蓬篠起忠壯

輒命公爲先鋒所向无不殄滅民恃以安稍遷鄜延路兵

馬都監兼充第六正將戎入寇公屢擊之自是無敢犯塞

才肯爲
之齊凡
不許

僞齊僭號素聞公父子材勇將大用冀爲已輔冗木尤多公
才付公父子每念我宋臣也二百年壯襲祿秩及此淪陷
乃爲彼用耶未嘗不感憤流涕待之雖厚終不屑意一日
忠壯因飲醉與劉麟爭語數侵之且及老豫曰吾昔子與
爾比肩事一宋不因多故尔何得至此今遽以皇子見陵
耶衆爲之懼已而勸其謝過終不少屈麟方務收人心外
示能容中實銳之陰有圖矣會齊廢獲免

以書抵
吳玠謀
之奉
方恢復

戊午歲公知同州與王世忠號鐵幡竿者令頓遇等潛謀通
蜀將距渭水共爲城復之卒乃遣使臣白彥忠黃士成崔
住以書抵宣撫吳公琳冀出兵外應西元帥撒里曷者虜
酋之親弟也挾貴騎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官吏妻女侍
飲不從則陰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
已移疾不往撒里曷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領桀黠者百
餘欲以掩公至則踞坐聽事公使人扶掖見之撒里曷作
色謂公公謝以墜馬傷足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
酒使尽醉悉殺之別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
下擒撒里曷縛馬上將以南歸爲質謀迎比符之還公有
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至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額
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擁逼出門會有人告变捕公者兵
刃四合公與親隨崔臯拓跋忠等近百人決圍而出且戰
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撲地河五交原凡關隘兵悉控扼
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憇原上望追騎益多
公擁撒里曷謂追者曰迫我急即急殺之矣故虜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之以絕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
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
汝嘗見吾戰矣豈誰汝者撒里曷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
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自誓公曰汝國本遠夷大宋優

縛撒里
曷

與撒里
曷自誓

太尉李公

礼厚幣講好脩睦而汝國遽墜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

負焉今還語而主歸我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南

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奉事悉自我出吾家属泊同

州之民无与也汝无迁怒戮及不幸二也吾旣舍汝汝无

縱兵追我我再獲汝必不汝放三也撒里曷聽命惟謹次

第折箭且曰或敢背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虜騎得撒

里曷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擁撒里曷歸朝值洛水汎

溢无舟不得渡又虜人會合諸道軍馬斷南歸之路公不

得已遂奔夏国

夏主待

公良厚

不得已
奔夏国

公鄉里隣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李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公亦无隱自茲无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爲用有間者從延安來報自公之而金人即飭五路兵分

捕公之家屬二百口无長少悉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眦皆恨不即死以復天大雪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揚揚延之卧内相与對酌因憇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

屬楊偕兵將以復讐楊惻然翌日爲公請夏主曰彼能爲

吾立功固不斬借兵時有曹豪号青面野义者有射騎數

萬騎勇桀驚要素无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忠之領國中

无能制之者以是属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

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与騎三千

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則俘以自

隨奄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間諫其二面虜倉卒惶駭

野义者金冠鐵面具畫若鬼物故號野义少選野义持大

刀跨馬名赤驥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持大羊衆實不

勇果勇能与我挑戰乎野义啓公爲諸公曰因汝不臣其

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无多言速出戰野义怒揮刃

人見遇告

馬夏主

立功

請兵復歸

求告捕者

躍馬而前公豫戒一騎俟我与之交馳從傍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焉野父顧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擣其背野父身僵公挾以歸其徒窘蹙散遁伏騎乘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故行而東先是金人旣族其家度公必爲復人之卒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无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正求告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著縋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

時金人旣還侵地國家肆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僞有耿耿者多識与公有舊爲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部南望拜故郡父安堵公流離僵仆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志力折必東傾勢未可姑待効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旣還无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可強但取顧從老得二千餘人公鄭延舊部曲數万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謀公歸夏公大怒遂擒王樞同時領衆歸朝太上皇帝賜對便殿王音獎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燕鴉錫齊因意甚深即授公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時公方年三十寶紹興九年也明年金人叛盟兀术寇邊朝廷大幸進討劉公光世充三京等路宣撫處置使表公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渴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始窮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于柘皋兀术大敗公軍追至孔城奪耄倪之被虜

摶王樞
同時領
衆歸朝

聖光世
表爲都
統制

者以方計賊退召赴闕以功除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

馬步軍都總管

上恢復之策

廢宮丹丘

不且處之偏裨

公生西邊長遊龍蜀梁宋間孰悉虜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強弱如指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者方主和議慮公示肯以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至丹丘從容暇豫與叅政錢公端礼賀公允中兩府曹公勦郡守蕭公振日爲基酒之樂徜徉于泉石間无閑廢色時巖壑采公集儒亦居是邦羣公每有勝致必以詩詞紀之如是者十餘年會時宰物故百九十八太上皇帝知公被黜非辜召還復寵固至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歲餘改選鋒統制殿帥楊和王在中奏太上曰以李顥忠才氣豈宜處之偏裨太上然之

陞選鋒統制賜田六十頃

辛巳歲逆亮犯順秋八月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御營

先鋒都統制候騎報賊東京郭副留韓將軍兵万人渡淮

百九十九

大人洲

大虜戰

于大人洲首剴其鋒乘勝掩擊過淮虜軍溺死者千餘人

俘降甚衆復還舒城入合肥又携張師顏馬司精銳由安

曹花厭鎮取順昌公先声所暨城中震悚至則拔之擒王

千戶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襲蒙城擒劉承德

而還後亮親擁兵犯淮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于合

肥權退保和州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扼裕谿口

之衝尋報權棄軍渡江人情懼懼督府被旨罷權兵柄檄

公會軍采古始權失律也時雍國虞公允文參贊督府訪

權所以敗之實其軍咸詆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

非虜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何能自振雍公曰朝廷

已令池州李都統交此軍尔謂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

我等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兼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比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亮至揚林曠江築高臺置二

以公領

王權軍

萍亮犯

進西王

權兵失

解

敗逆亮
復和州

黃旗中張黃蓋，九節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持衆以為江可渡也。公即措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頃之賊麾戰艦渡江呼噲震天地，城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後王琪盛新戴皇，張振、張榮逆擊之。我師賈勇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箭敵弓射之中者洞貫虜溺水死者不可勝計。賊船於是退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江，煙焰徹天。亮既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管軍非王權乃異時擒撒里曷李世輔，衆逼江將何爲！」曷若稍却容我渡軍爲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走淮東，尚留精兵於和爲後拒。公分兵絕江陣于和之城下，賊出迎敵，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躡之，賊縱火，公領軍塗面冒火而進。

遂復和州。公又遣韋永壽、頓遇趙宣、李宗正、莘襲至香林

塘追擊大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段寨以來，邀擊虜衆

所向无不克捷。公伺得亮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踏車左右，苛戎巨艦舳艤相衝，掀舞於湍流駭浪中，逆折下上，勢若遊龍。諸酋憑壘觀之，莫不喪氣。亮乃作僞詔遣校尉張千秩擎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往瓜洲似與權有先約。雍公與公議，公曰：「此其用間耳，然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告之，庶絕其冀。」望雍公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鴻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責，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休。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貞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誅諸酋以不用命。致楊林之敗，將斬之。諸酋哀憇久之，曰：「姑赦汝。」日，各得戰艦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違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李世輔統兵為

逆亮用
機答

郎自進
惟西進

備其固我輩進必敗退則誅進退等死死中求生可平遂殺亮亮聽詔班師以功擢侍衛馬司諸子得對便殿各賜金帶

今上皇帝登極公陞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玉音獎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鎮殿儀會都督張魏公自任恢復之責以招撫使命公即制殿前馬司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端為之副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淮東公即摺牙建旆誓衆啓行五月甲午渡淮丙申偽都統蕭鎬領兵拒戰于陝溝張左右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揚子馬虜之長技也張榮請為先鋒公授以方畧一鼓而虜騎奔潰丁酉公進軍距靈壁纏數里肅陳以待公遣時俊貞琦率兵擊之張師顏等繼進良久公遣曹高麥等以子騎橫衝賊軍又遣李舜峯一領白旗子策之肅大敗轉城西遁靈璧城中步卒三千洎偽官相繼出降遂收復靈璧去入城撫定令軍中无得虜掠市肆仍故公謂父老曰朝廷本圖拯遺民於塗炭非欲多殺示威父老宜宣德意勿懷疑懼无不南向稽顙感激者公命植二旗謂降者曰尔輩為虜脇耳願歸朝者立黃旗下當補授官資願歸本國者亦曰旗下有立白旗下者悉遣去初約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璧然後併兵而西公剋期得靈璧矣間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璧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无所戰則不敢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无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公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至晚開門與蒲察徒穆父安李千戶等率衆出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己嫌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虜降相公耳宏淵敢奏捷乎公曰此來為國事將此功上公奏捷願无疑也邵終

復靈璧
暨

三郎宋
聖訓復故地

快快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兼師頗與都統男壯雄同得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旨今大軍入境繞得二邑以何爲辭而遽回軍万一千人屬虜矣公曰今軍勢方張正當仰遵聖訓復故地以慰中原來蘇之望遂軍靈壁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靜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吳溫館佯甲衣公軍傅于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盡樂接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虛實具日卯軍亦至始合戰于城南地名大王湖自旦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數乞已公開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有來早一食且之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壁就糧而歸公曰所以約齋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百令諸軍破城早飯邵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厲將士翌日丙午曉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攻城爭先而上即開門進軍與城內賊軍巷戰公麾軍燭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尚未越濠遂遣撥發官三儀等屢往督促邵始渡濠登城郡帑金帛即追庫務官吏對邵玄淵等按簿籍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邵持攝州事用郡人所奉也

前此都督魏公移書於公曰昨陞辭日面奉聖訓軍馬渡淮即令邵俟聽公節制仍令具知稟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俾分節制邵益銳公殆不可與共功矣庚戌僞元帥勒敵領兵來自南京號十万余宿州散卒大戰于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于櫻桃園適督府察視王寶者見之為公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二人伏辜遂斬之公与邵議曰虜既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曰今得宿

州虜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何
邵曰拱州必有重兵又曰聞虜已力屈陝西諸路軍馬會於
東京必來大戰公笑謂邵曰不然今虜數多主帥所敗其
心固怯我師乘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
徐州徐州有糧八十萬吾得徐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
山東蓋山東吾向知亳州當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聞吾
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也山東既下可以重
賞募士豪壯數萬為前駆主帥繼之則河南故地指日可復
雖陝西兵至道路迷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勝矣
况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為虜用此吾方全之策
也邵雖心伏其謀以婦心之坊終不以為然辛亥遼明親
接枹鼓激勵士衆戰酣公免胄躍馬揮戈所向披靡李撒
退却者三虜大敗中走時宏淵擁兵坐視其與其將佐宣
言曰當此盛夏搖肩於清涼酒且畏熱况列日中被甲苦

戰人何以堪衆心遂搖無鬪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遣騎
胡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公及邵都統子出雄陽為虜劫
寨自遁遂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城虜謂我
兵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潛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陴
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十百人將士爭奮擊虜卒城虜兵攻
南城者斃於櫓木矢石積尺齊半馬墻壞水浸赤虜旣數
敗若執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
旣弱於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至出其
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此幾里而能遽
至邪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旨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
渡瀘自古言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虜見怖而走止吾
追兵且姑留二日觀之於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
敵耳不然盍去至晚一城拘拘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
欲平中原邪而沮撓若此會勑書至有見可而進勿墮虜

邵宏湘
心伏其
謀

邵州之
政

度淮七
戰七克

蘇宏翊
自棄大

詞之語公遂整軍而歸且宿州之戰非公之過蓋緣當時督府所委節制不專加以邵宏淵王存等不能仰賴國家用兵大計而乃宿言惑動士卒各懷歸心遂致統兵官輒敢乘私領兵遁歸無所忌憚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強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虜右翼都統蕭琦管戶蒲察徒穆國戚同知大周仁三百户一丈人長及正軍等破宿州斬麻葉万户柳葉居戶城內外殺死并捉到番賊所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人於是軍士大震士卒咸有奔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王師之來以爲內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境不備芻糧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七軍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帛以充激賞且宿州之役係箱之役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曲簽軍首欲内叛湘淮財事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怯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爲是公還帥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罪唯歸遇於己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茶醴泉觀使奉朝請魏公召赴闕奉事中途得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長沙至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宏淵不協故過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乾道改元召還復容州防禦使兩錫白金六萬兩綃三千匹綿一萬兩尋復隨州觀察使除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簽正祠改提挾台州崇道觀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輩下六年再除侍衛馬司一日對於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命篤直閣下越明年檢視營屯還數奏深合上意復太尉錄前功也是歲冬以馬帥移北建康九年春引病丐祠提挾江州太平興國宮古會元積歲賜米三千碩閱五年

寫真圖
下

太尉李公

上思之淳熙四年十月詔以提學方壽觀奉朝請遷中宗

勞問於江津賜銀合茶藥入見上撫有甚渥特給真僕俾
貴臣苦策又出內帑金賜之人知上用公意未替也無何以

疾薨于賜第之正寢實五年七月朔旦春秋六十有九訃

聞天子震悼輒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

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二百户食實封貳阡戶贈典有加官員後七

人命臨安府給葬事以其年九月乙酉安厝于紹興府山

陰縣承務鄉秦望山之原

曾三男繼

次子內

用兵奇

公智勇力根於天性自其兒時无他好與鄉里同輩惟以馳射
爲戲不捨晝夜夜則對燭二燈人挾一矢射之中者使不
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一日行壽春道中馬忽辟易
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一矢中山骨額于地後騎爭以
戈擊之公之用兵奇智百出以勇果彌之故先計而後戰
卒如所料遇大敵餘人奪氣公方復得甚暇取以少擊衆

取勝御軍嚴肅令使必行諸子有從事者臨敵公常戒之

曰汝曹无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不汝私於是諸子

奮然前代治亂近時得失嘗嘯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論

功中於事情人所不逮未嘗率書而筆力自然遒勁蓋其

心畫也踰財重義親舊部典間葬死字孤一无斲色至有

官之者聞人棄病若竊在己命醫求藥汲汲愁不及賴以

全活者甚衆都統吳公錫与公同寮歿嚴晏約以女爲公

子婦比吳死其家遭寇流落江西不敢歸復婚約公隨聘

敝寘貲賈膝不遠數千里遣人迎之曰昔以生死貴賤異吾

心哉故楊和王多公勇於義往遇餽給特異於衆及楊和

薨死公感其姁已號慕若喪所親殺名馬以祭前此池州軍

中將佐使臣例不理磨勘及公任都統爲奏請以年勞理

磨勘轉秩自是請給封贈並依資任旨公啓也又諸路州

暨莫死

一功不
便過

目奉主

与郡王
韓公同

卷之三

軍有貸命卒配役丁軍者皆悍勇可用日繫鐵索夜囚土
牢死而後已公歎之曰使功不如使過因奏盡釋之備材
分隸行間在安豐咸死戰立功報公之德公平日不以勢
進人任材而已不喜干人以私有斥不以罪或忠而獲譖
者雖千里必追贐之且益直其事見至善必稱獎如自己
出聞人過則掩匿庇覆之不暇御下有不可犯之色及待
士和氣如春所至坐客隨滿公自奉至薄而遇材武智勇
之士有乏絕者必賑之无所嗟惜且曰吾為國家養之以
備一朝之用故俸賜隨得隨盡上以其用不疑嘗賜田以
周之平時與人談論无非愛君憂國其於財利未嘗一語
及之薨翌日後家无餘資公氣雄方丈与故郡王韓公世
忠同鄉里韓每以其豪勇服人公累壯壯家駐兵陝右夏人
不敢輒寇邊境蓋公名著山西而素嘗小屈於韓及公歸
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陛下上以公才非韓戶能服家
以樞密院都統制更之公特立不倚唯以忠誠結知兄弟流
人謂義不忘君如閔雲長忠不恤家如李良器子儀之寬
厚得人光滿之嚴明御下公兼四者之美而能持之以恭
守之以謙故秩視槐鼎生榮沒哀子孫訛訛復盛一門亦
大有以報之也方靖康之難要金曳紫得寵固位或比面
犬豕助桀吠堯者有之而公遨遊三國方死來歸忠烈昭
然上貫白日及敗兀木於柘皋挫蓮於采石西取順昌
北復符離雖志不克就亦足暴白於世矣逮啓手足呼明
人諸子謂之曰吾東憂從軍乃壯爲將殺伐不爲不多然
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幾七十官至二府行矣无憾惟
累所不獲者國恩未報大讎未復耳且屬諸子曰汝曹當
竭節尽忠以追繼吾志刻吾死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
言竟寂然而逝

新纂門曰十朝名臣言行錄卷

十八

宋史卷之三



